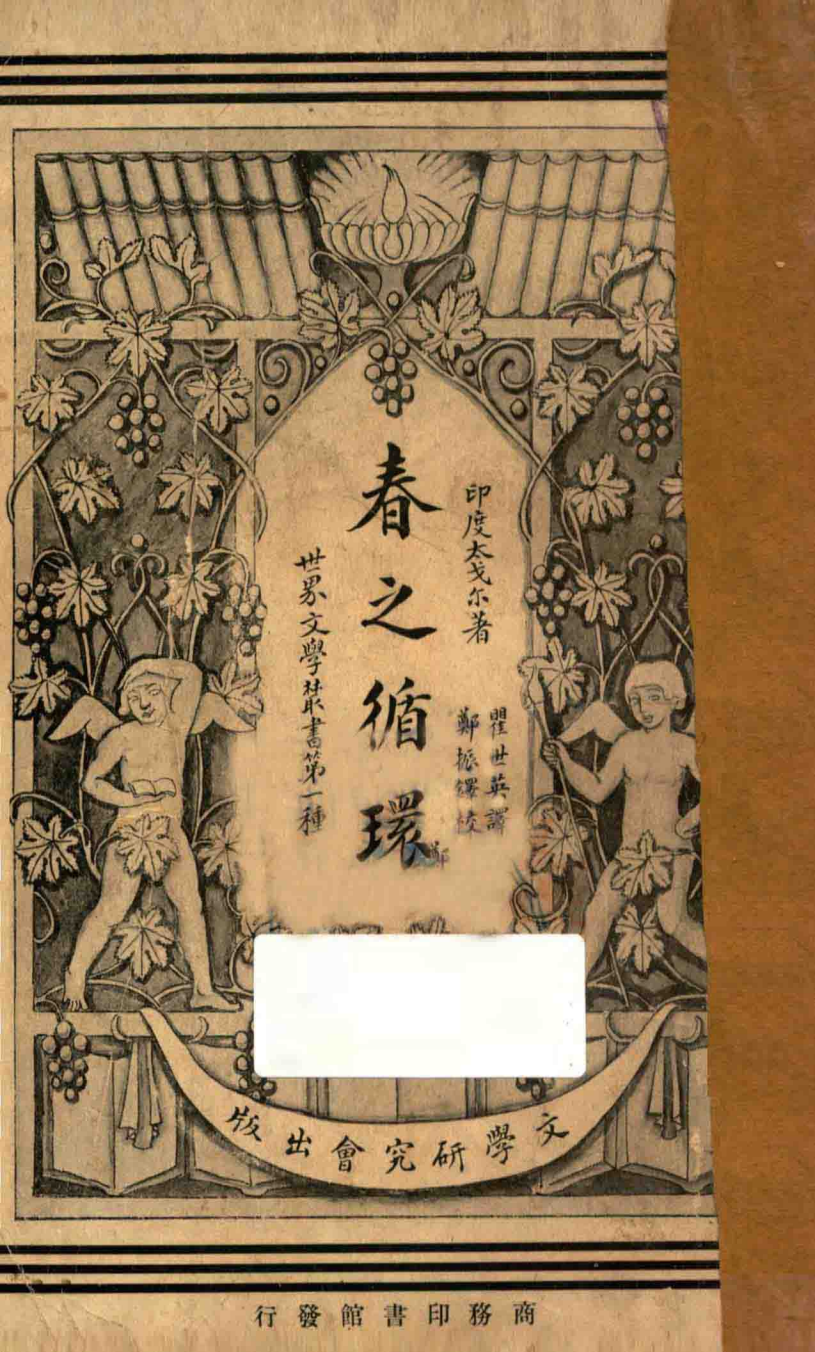




春之循環

印度太戈爾著

瞿世英譯
鄭振鐸校

世界文學叢書第一種

文學研究會出版

春之循環

(The Cycle of Spring)

印度太戈爾著 (R. Tagore)

瞿世英譯
鄭振鐸校

引子

引子中的人物

君主，國務大臣，將軍（畢儒伐馬）

中國大使，婆羅門之學士（斯魯第步山）

詩人（加畀——喜加），衛兵，朝臣，傳令使

主的殿，有許多台階，一直高升到有遮蓋的王位，這是爲許多高官預備的。劇場的本部祇爲演劇時用。

（數朝臣入）

（說話的人的名字，很容易猜，所以邊上不

寫了。）

劇場分兩層：後面的較高，是單爲詩歌前奏

用的，用一層紫幕遮着；低的一層祇要垂

幕上去便發見了。斜穿下層的左端，爲君

肅靜！肅靜！

什麼事？

君主很痛苦。

這樣可怕！

那邊吹笛子的是誰？

什麼緣故？什麼事？

君主很煩悶。

這樣可怕！

那些野小孩子在做什麼，做出這樣嘈雜的

聲音？

他們是曼特爾 (Mandal) 家裏的。

那麼告訴曼特爾家裏叫他們的小孩子安

靜些。

那國務大臣能到那裏去？

我在這裏。什麼事？

你沒有聽見新聞麼？

沒有，什麼？

君主的心中很煩惱。

是，我已經得着幾件很重要的關於邊疆上

戰事的新聞。

戰事我們可以有，但不是那新聞。

中國大使正等着覲見。

讓他等着罷。無論如何他不能見到君主。

不能見君主——呵，這裏畢竟是君主。看他到

這裏來，手裏拿着一面鏡子。『君主萬歲。君主

萬歲。」

陛下，這是上朝去的時候了。

去的時候麼？是呵，去的時候呵，但不上朝去。

陛下是什麼意義呢？

你不曾聽見麼？剛纔振鈴散朝。

什麼時候？什麼鈴？我們不曾聽見什麼鈴？

你怎麼能聽見呢？他們祇在我的耳朵裏搖。

哦，陛下。沒有人能那樣鹵莽的去做。

國務大臣！現在搖着呢。

陛下，如果我是極愚魯的，請恕我；但我不能

明白。

請看這個，大臣，請看這個。

陛下的頭髮——

你能看見有一個搖鈴的在那裏麼？

哦，陛下。你是說笑話麼？

這笑話不是我的，是「他的」，「他」以耳得

全世界，是有「他的」笑話。昨晚皇后將一個茉莉

花圈放在我頸項的時候，她驚喊道：『君主，

這是什麼？你耳後有兩根白髮了！』

哦，陛下，請毋以這樣小事而煩擾。唉！御醫——

國務大臣！本朝始祖也已經有了他的御醫

了。但他能做什麼「死」將請帖留在我耳後了。

那時皇后便要將白髮拔去。但是我說道，『皇后，什麼用處？你或可移動「死」的請帖，但你能移動「死」——那個邀請的人麼？所以現在——』

是的，陛下，現在我們且注意於事業。

大臣，事業麼！我沒有時候做事。召學士來。召

斯魯第步山來。

但是，陛下，那將軍——

那將軍麼？不，不，不是那將軍。召學士來。

但是，邊疆消息——

大臣，我得着從一切事物的最後最大的邊

疆——「死」的邊疆的消息。召學士來。

使——

但如陛下能稍假片刻，中國的大皇帝的大

大臣，比較大的一位皇帝也派遣了使節來。

召斯魯第步山來。

陛下，很好。但你的岳父——

我現在不要我的岳父。召學士來。

但是，你若歡喜聽我這一次。詩人加畀喜加

帶着他的新作「詩之園」等着呢。

儘你的詩人自己去嬉戲，跳在他的「詩之

園」的最高枝上，但召學士來。

陛下，很好。我立刻便招他來。

叫他帶着他那本信仰的書叫「捨棄之洋」

的來。

是，陛下。

但是，大臣。在外面作那樣嘈雜的聲響的是誰？立刻出去止住他們。我必要和平。

陛下，加巴坦 (Nagapatan) 有飢荒，村莊的頭目懇求你允許面見。

我的時間很短，大臣。我必要和平。

他們說他們的時間還要短。他們在死的門前。他們亦要和平，——飢火中之和平。

大臣！飢火在火葬處終必熄滅了。

但這些可憐的百姓——

可憐——且聽一可憐的君主對於他的可憐

的人民的訓諭。不耐耐而欲穿破此刻薄寡情

的「漁夫」的網是無益的。或早或遲，此「漁夫」

——「死」——必有其所網獲之物。

以後？

爲我召學士，並取他的「捨棄的書」來。

而此次災荒——

大臣，真災荒是時間，不是食品。我們都受時

間之飢餓的痛苦。我們中間沒有人滿足，不論

是君主與其百姓。

然後——

然後知我們求增多時間的請求將要全到

最後的運命之火去。那末爲什麼強用我們的

聲音來祈禱？啊，斯魯第，步山竟是到了。我向
你致敬。

學士告訴君主說「運命之女神」背棄了他，
那個不能遏制憂鬱的人。

斯魯第，步山，我的大臣對你私語些什麼？
君主，他告訴我去指點你關於運命的事。
你能給我什麼教訓呢？

在我的信仰的書中有一首詩道：

運命容易變，像荷花一般，

時候一到，她便無情了。

噫！愚夫，呵，她忽去忽來，

你又怎能相信她？

呵！學士。你的教訓的一呼吸間吹出了野心的
假火焰。我們的老師曾說道：

『齒也豁了，髮漸白了，

還堅持着去希望做假。』

好，君主，你已經引到希望的題目上，待我再
從「捨棄之洋」中另外給你一首詩：

鐐拷束縛人，大家都知道；

但希望的束縛是奇怪的。

希望的俘囚在旋水的水痕中顛簸，

祇有鏤拷斷時，他才漸漸的靜了。

噫，學士。你的話沒有價值。大臣，立刻給他百金幣。外面什麼聲音？

是災民。

叫他們維持他們的平和。

請斯魯第，步山帶着他所崇拜的書去設法

使他們平和；同時陛下可討論戰事——

不，不。戰事權且慢提。我尚不能讓斯魯第，步

山走。

君主，你剛才對我說到關賜金的事。金子自身沒有什麼永久的利益。我所崇拜的書叫做

「捨棄之洋」的上面說道：

給你金子的，祇能給你苦痛；

金子用完了憂愁又來了。

用完了十萬，千萬，金子時，

憂愁祇在空帳中留着。

噫，學士。何其精密。我師，因此你纔不要金子麼？

不，君主，我不要金子，但我要比較永久的，那也能使你的功德永久。若你能畀我以甘強堡 (Kanchanpur) 的生活，我必十分滿足。因為

「捨棄」——上說道——

不，學士，我很明白。你用不着引經據典來徵

實你的要求。我很明白——大臣！

是，陛下。

富足的甘強堡省賜給學士了。——現在外面

有什麼事？他們為什麼哭嚷？

陛下，那是百姓。

為什麼他們再三的哭喊？

我承認他們是再三的哭喊，但緣因仍是同

一的。他們餓。

但是，君主，我沒有忘記以前我必告訴你。我

的妻子只想將她全身從頭至足有玳瑁之聲以讚美你的慷慨；但是，唉，因為缺乏適當的裝飾聲音便太小了。

學士，我知道了。大臣！速為斯魯第，步山之妻從公家的珠寶商那裏購取裝飾。

君主，請你告訴大臣我們兩人祈禱中困於房屋之修理。同時請他叫皇家的石匠建築一很好的房子使我們和和平平的去練習祈禱。

學士，很好。——大臣！

是，陛下。

立刻傳令罷。

陛下，庫空如洗。需款方殷。

Pooh! 那是件老故事。我每年聽見增加庫幣是你的事，增加用途是我的事。斯魯第步山，你以爲何如？

君主，我不能說大臣不是。他在此世間照料你的財寶。我們在另一世間照料你的財寶。所以他看見需要，我們看見資財。若你再准我深入「捨棄之洋」則見上面寫道：

That King's Coffers are well stored,
Where wealth alone on worth is
poured.

學士和你相會是最有價值的。

陛下，斯魯第步山直知道一個錢的價值。來，

斯魯第步山，快些。我們且將你爲你的「信仰之藏」所需的資財都收集起來。錢財有驟減的惡習慣。若我們不快取時，就不夠我們從容觀察我們的捨棄了。

是，大臣，我們立刻走罷。（向君主。）當他爲這般小事煩擾時，最好先安慰他然後再還給你。

學士，我怕有一天你要完全脫離我的保護而退隱山林。

君主，當我在皇宮裏能安心的時候，他實在和我安心的隱所一樣。君主，我必要走了。大臣，我們走罷。（大臣及學士出）

呵！我還要做什么？詩人來了。我怕他要破壞我一切的好決心。——呵，白髮呵，遮着我的耳朵，使詩人的誘惑不能進去。

什麼緣故，君主，什麼事？我聽說你要遣去你的詩人。

當詩歌昇我以此別離的使命的時候，我要詩人做什么？

什麼別離的使命？

看我耳後。你看不見麼？

看什麼白髮麼？君主，你為什麼因之而煩擾。

詩人，「自然」要抹殺青春，而將一切都染成了白的。

不，不，君主。你不懂得這位藝術家。在那白茫茫的大地上，「自然」正要渲染上各種新妍的顏色呢。

我尚未見什麼顏色。

他們都潛存在裏邊。白色的心中住着虹霓的一切的彩色。

噫，詩人，且安靜些。你說這話，實在是擾亂了我。

君主，若此青年凋萎，便讓他凋萎。別一個「青年之后」又要來了。她要做君家新婦，於是將純白的茉莉花圈放在你的頭上。婚禮已備辦了，在這個景色後面。

呵，噫，詩人。你要破壞一切了。去罷。呵那裏，衛兵。立刻去召斯魯第，步山來。

君主，他來時你和他做什麼？

我要平心靜氣去實行我的捨棄。

噯，君主，我聽見那個消息便立刻來了。因為

我可以做你實行捨棄的同伴。

你？

是我，君主。我們詩人生着就是爲這個事。我

們使人免除他們的欲念。

我不明白你，你說謎語呢。

什麼？你不明白我？然而你現在却始終念我

的詩呢！我們的字句中有捨棄的意義，音律

中有捨棄的意義，我們的音樂中有捨棄的意義。所以命運常常拒絕我們；我們也常常拒絕命運。我們到處游行，整天的導引青年於拒絕命運的神聖崇拜中。

對我們說什麼？

他說道：

『噯，弟兄們呵，不要依附着你的財產，

永遠坐在室隅。

出來，到外邊來吧。

到生命的大道中來吧。

青年的「捨棄者」你們出來呵！』

但是，詩人，你真是說世間的大道就是捨棄

的道途麼？

君主，爲什麼不是？在外邊的世界中萬有都是改變，都是生命，都是運動。那跳着吹着笛兒走着，於此生命運動永久活動而前行的，他是真的「捨棄者」。他是詩人的真徒弟。

但我此後如何得平安呢？我必須要平安。啊，君主，我們無一點要平安的欲望。我們是捨棄者。

但我們是否應當去得着那所謂永久不變的財寶呢？

不，我們不貪求什麼永久不變的財寶。我們

是「捨棄者」。

你是什麼意思？呵，詩人，你若是那般說法，你要破壞一切了。你破壞我心中的平安。召斯魯第，步山來。叫一人去召那學士來。

君主，我的意思是如此。我們是真「捨棄者」，因爲改變卽是我們的祕密。我們是有所失始有所得。我們對於永久不變的沒有什麼信仰。你是什麼意思？

你不會注意那急流的河水，當他從山穴中急流出來的支流麼？他自身傳讓得如此的快，因之而得着他的自身。以河水而言，那永久不變的是那失流地方的沙土。

啊，但是詩人你聽——你聽那些外面的哭聲。

那是你的世界，你怎樣對付他？

君主，他們是你的饑民。

詩人，是我的百姓？你爲什麼那樣稱呼他們？

那是世界的人民，不是我的。他們的痛苦煩惱

是由我來的麼？你們青年的「詩人捨棄者」能

怎樣救援他們那樣的痛苦呢？告訴我。

君主，祇有我們真能忍受那樣的痛苦，因爲

我們像河水一般歡歡喜喜的流着，以此而減

輕我們的負擔，與世界的負擔。但是那硬的，鋪

了礫石的道路是固定的永久不變的。因此負

担愈加重了。重載在他上面呻吟而歎息，他胸

間有很深的傷口。我們詩人向每人大聲疾呼

叫他們於合拍的音節中輕輕地去帶取一切

的快樂和憂愁。我們的呼聲是「捨棄者」的呼

聲。

呵，詩人，現在我不愛斯魯第，步山的瑣碎的

東西了。讓他去罷。但你知道我現在的煩惱是

什麼麼？雖然我不能爲我的生命明白你的字，

但那音樂纏擾我。現在是正與學士的相反了。

他的話十分清楚。文法很對。但是聲調——不，用

不着再往下告訴你。

君主，我們的話不是說的，是唱的。

好，詩人，你現在要去做什麼？

君主，我要去在你門外發生的聲音中走一次。

你是什麼意思？賑災是事務家做的。詩人不應做那樣的事。

君主，事務家做的事太不調和。所以詩人急於要去調和他。

可愛的詩人。你說話何妨用清淺些的語言。君主，他們工作，因為他們必要工作。我們工作，因為我們愛生命。所以他們說我們無裨實用，我們說他們沒有生命。

詩人，但是誰對呢？誰勝呢？是你們還是他們？君主，我們，我們常常得勝。

但是，詩人，你的證據——

君主，世界上最大的事物，不要證據。但君若能有時將世間一切詩人和他們的詩除去，他們一走，你可以立刻發見活動的人的能力是從那裏來的，供給生命之汁於他們的田場的又是誰。這不是那曾經深深的投入那學士的「捨棄之洋」的人，也不是那些緊守住他們的財產的人，不是那些能多做工的熟手，亦不是那些永久告訴人本分的冷淡祈禱者——他們都不是最後得勝利的人。得最後的勝利的，乃是那些。因為他們生活着所以他們愛的人。這些是真勝利，因為他們真降服了。他們用全力

承受痛苦，用全力移轉痛苦。他們是創造者，因為他們知道真快樂的祕密，這是分枝的祕密。

好，詩人，若果如此，你現在要我做什麼？

君主，我請你起來活動。外面的呼聲是生命對於生命的呼聲。若你內面的生命不變動去反應外面的呼聲，那就真是煩悶的原因，——不是因為你忘記了責任，是因為你死了。

但是，詩人呵，我們早晚總是要死的？

不是，君主，那是謊話。若我們真知道我們是生活着，然後就真知道我們將要繼續去生活。那些沒有盡力設法試驗生活的，就常常喊道：生命是疾馳的，生命是帶病的，

生命是像荷葉上的露珠一樣的。

但是，生命不是不變麼？

祇因為他的運動不停止。你一停止運動，你

就在那裏開演「死」劇了。

詩人，你說的是真理麼？我們真要繼續去生活麼？

是，我們實在要繼續去生活。

詩人，然如我們是要繼續去生活，我們必要使我們的生命有永久的價值。不是麼？

是，實在的。

呵，衛兵。

是，陛下。

立刻召大臣來。

是，陛下。（大臣入）

陛下見召何事？

大臣！爲什麼地球上有你叫我等這些時候？

陛下，我很忙。

忙？你忙些什麼？

我罷去那將軍。

你爲什麼必要罷黜那將軍？我們要和他討

論軍情。

還要預備中國大使的送別典禮。

你說他的送別典禮是什麼意思。

陛下，你又沒有許他覲見。所以他——

大臣！你令我驚奇。你就這樣辦理國政麼？你遇見了什麼？你失了感覺麼？

陛下，我還想法子要去拆毀詩人的房子。起先沒有一個人做這事。後來所有的「皇家的文典與邏輯學院」的學士們拿着他們的適宜的工具便去工作去了。

大臣！你瘋了麼？拆毀詩人的房子？唉，你亦可以將園子裏的鳥兒都殺盡了去預備一盤點心。

陛下，你無須苦惱。我們至終不會拆毀那房子；因爲斯魯第聽見要拆毀，他就決定他自己要占有他了。